

正氣之歌

——宁海警民成功侦破
11.4特大抢劫杀人案纪实

徐群飞 著

宁波出版社

正 气 之 歌

——宁海警民成功侦破
“11·4”特大抢劫杀人案纪实

徐群飞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气之歌/徐群飞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9

ISBN 7-80602-330-5

I. 还… II. 徐…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155 号

责任编辑:王伯城

封面设计:求是

正 气 之 歌

徐群飞 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宁波甬江印刷厂二分厂印刷

(宁波庄桥)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80 千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2-330-5/I·47 定价:12.00 元

序

史小峰

1997年11月4日，宁海县桥头胡镇汶溪周信用站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省的特大金融抢劫杀人案，四名歹徒为抢劫国家财产，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了两名信用站职工；事发后，我县警民同仇敌忾，奋勇追击，不出半个小时便把作案歹徒全部擒获，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正气之歌！

现在，一部全面、生动地展示这个事件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终于面世了，这不但在我，在所有参战的警民，即使是已壮烈献身的两位烈士，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作者以生动、详实的文笔，再现了我县警民在侦破此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无论是面对劫杀激烈反抗、宁死不屈的两名信用站职工，还是闻警即报、积极参与、同仇敌忾的群众和快速出击、英勇无畏的公安干警；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作者都通过语言、行动、心理等生动逼真的描述，给予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再现。

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热情歌颂了宁海人民有正义感、崇尚浩然正气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舍生取义，光照千古。在我们宁海，历史上有方孝孺、柔石、潘天寿等一批刚毅正直的著名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又涌现了章晓红、张学田、赖大园等一批舍己救人、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今天，

侦破“11·4”案件英雄群体的出现，使宁海人民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时期宁海精神。刚正不阿、坚韧不拔、顽强拼搏、英勇无畏、追求进步就是这种精神最集中的体现。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全县人民迈向新世纪、开创新业绩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前，宁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经过改革开放 20 年的努力，我县基本实现了由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化的跨越，由贫穷向小康的跨越，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与此同时，全县人民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宁海人杰地灵、经济发达、交通便捷、物产丰富、环境优美，这是宁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市第九次党代会已明确提出全市在 202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现代化已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是作为崭新的奋斗目标，摆在了全县人民的前面。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宁海精神。值此宁海阔步迈向新世纪的重要时刻，《正气之歌》的出版发行必将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斗志，为宁海 202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宁海县委副书记）

1999 年 6 月

目 录

一、案发汶溪周	(1)
二、壮烈殉职	(10)
三、黑色档案	(20)
四、报警报警	(36)
五、利剑出鞘	(47)
六、天罗地网	(60)
七、铜墙铁壁	(80)
八、临时指挥部	(94)
九、血染的钥匙	(105)
十、痛惜与自豪	(115)
十一、天若有情天有泪	(132)
十二、大地赤子——记吕安根	(151)
十三、血色青春——记葛亚玲	(165)
十四、隆重的表彰	(176)
十五、正义的判决	(185)
十六、时代的回声	(199)
十七、宁海精神	(216)
后记	(222)

一、案发汶溪周

1. 三个形迹可疑的人

1997年11月4日,上午10时45分。

住在汶溪周信用站对面,与汶溪周信用站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建设玻璃仪器厂厂长张杰,去杭州出差了半个月,昨夜刚回到家,今天上午便有当地一家羊毛衫厂厂长和一位朋友去看望他。他们坐在张杰的办公室里海阔天空地闲聊,一聊便是三个小时:到十一时还差一刻,朋友要走,张杰便送他们出来。

张杰的家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一排五间,楼上阳台都封了玻璃,虽然是好几年前建的,样式看上去有些落后,但仍不失其气派。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很宽敞的庭院,庭院的东南面筑有一人多高的围墙,围墙的东侧辟有一道小门。张家平时都是从这道小门进出的。与之相邻的便是协成电子有限公司了,中间只有一条狭弄相隔。

张杰送他的朋友从边门出来,沿着狭弄,向马路走去。开始的时候他们边谈边笑,根本没在意;当到了狭弄口的时候,才发现有三个人蹲在那里;三个人都面朝汶溪周信用站方向,一边口中嘀嘀咕咕说着什么,一边用手在水泥地上画着什么。他们在三个人

身边停了一下。这时张杰看清了，其中一个人手中拿的是一小块红碎砖，画在地上的似乎是一张电路图，又似乎不是。只见有三个大小不等的方框，其中大一点的一只方框内写着“总电”两字；旁边布满了弯弯曲曲的线。张杰以为是什么设备的工艺流程图，那位羊毛衫厂厂长心直口快，且不乏幽默，说了一句：“画得那么花泡，眠床拷头啊！”农村老式的眠床是要雕花饰纹的，看他们画得有点像，那厂长便自然联想过去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蹲着的其中一个人突然仰起头来，看了张杰他们一眼。张杰心里颤了一下，那双眼睛似乎与常人的不一样，黑溜溜的就那么一闪，说不清里面包含的是狡黠是惊恐还是凶残，总之张杰的心里是颤了一下，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好在急于送客人，这种感觉像电一样在他心里滑一下便过去了。

一直把客人送过马路，送到岔口上，张杰才返回家里。他想回家骑摩托车，然后去看望一下他的老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在距此二里远的地方办有一家养猪场，睽隔了半个月，他想去看看，一是为了老爸的身体，二来也想了解了解生猪的行情。当他折回通向自家边门的狭弄口时，看到那三个人仍蹲在那里。因为是迎面，虽然对方都低着头，但毕竟都看清了，三张脸孔都是陌生的！张杰心里疑窦顿生：他们是谁？来此干什么？是隔壁协成公司的员工吗？可画“流程图”为什么要用碎砖在水泥地上画？（事后据案犯交待，那画在地上的既不是什么“流程图”，更不是“眠床拷头”，纯粹是案犯为掩饰其犯罪企图而胡乱涂抹的。）

办厂十多年，跑过山南海北、见多识广的张杰，此刻在心里打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张杰骑着他的那辆黑色的“豹 125”两轮摩托车沿象西线向东驰去。约一百米，见公路旁停着一辆蓝色桑塔纳轿车，车头朝向象山方向。因为有先前那三个陌生人在心里留下的问号，张杰的心里不知怎么竟多了一根弦。他特意留心了那辆轿车的牌照，是“苏

A”，江苏的；而且还留心了后面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个不干胶广告贴，蓝色的；至于是什么内容，他搞不清了。因车停在当地的一家叫“兴隆诊所”的前面，该诊所治疗小儿咳喘等远近闻名，所以张杰又认为可能是外地来此治病的吧。

三个陌生人，一辆外地轿车，隐隐之中，张杰觉得它们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两轮之“豹”，响着清脆的马达声，冒着淡蓝色的尾烟，从“苏A”旁边掠过。

2. 中午吃什么？

这天上午，在汶溪周信用站值班的是胡军松、葛亚玲两人。胡是记账，葛是出纳。

汶溪周信用站原为建设信用社，1992年撤扩并后，原建设乡并入桥头胡镇，建设信用社亦降格为桥头胡信用社建设分社，作为桥头胡信用社的一个分支机构，业务上直接受桥头胡信用社领导、管辖。1994年年底，根据地域经济发展现状和经济流向，经县人民银行考察、论证，建设信用分社由铁界吴迁至交通便利、经济相对发达的汶溪周村，并称为汶溪周信用分社。其时汶溪周村及其附近不但有诸如协成电子有限公司、运动鞋厂等乡镇企业，而且其村民大多从事浅海滩涂养殖，经济来往较频繁。汶溪周信用分社的设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1995年到1997年4月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汶溪周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延缓，汶溪周信用分社的吸储额降低，1997年4月该社的年存款额仅147万元。按照金融机构的有关规定，作为信用分社的年保本存款底数必须达到300万元，否则，便没有作为分社的设立资格；因汶溪周信用分社当时的存款底数达不到这个保本底数的一半，加之当时省农

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省的农村金融网点进行合理整顿，1997年4月，桥头胡信用社汶溪周信用分社降格为汶溪周信用站，从集体性质变为民间性质，但在业务上，桥头胡信用社仍对之负有监管、指导之责。

为了发展汶溪周信用站的金融业务，提高它的存款额，1997年4月，县信用联社决定聘任曾在农村信用系统工作三十多年之久、且担任过建设、梅林、桥头胡等地信用社主任职务的吕安根担任汶溪周信用站的负责人，同时聘23岁的胡军松任记账员。其时吕安根正在梅林担任万里春羊毛衫厂的食堂主管。

汶溪周信用站虽是宁海县农村信用系统最基层的村级小站，但在老“信用”吕安根的领导下，也按照金融系统的规定建立起一整套完整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工作制度、值班制度、休假制度及财务制度等；如财务制度，每天下班时，必须把一天的营业款都如数解到桥头胡信用社金库存放，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又从金库取出定额解回信用站，信用站不能留款过夜；如休假制度，站里规定每人每星期可休息一至一天半，什么时候休假可以灵活安排，但每天必须至少有两人在站里值班，一人负责记账，一人负责现金进出。此制度在信用站1997年4月建立起便付诸实施。先是吕安根、胡军松两人，自10月6日葛亚玲进站工作后，三人更是恪守不爽。

时间已进入11月，秋风已凛冽地穿过薄薄的夏衫，侵入到人们的肌肤里了。因来时没有带足秋衣，11月1日那天，站里特意让葛亚玲回家拿衣服，并特许她休息三天，一来因为葛亚玲自10月6日来站上班至今近一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二来也听葛亚玲说起过，家里劳力少，父亲患有重病丧失劳动能力，姐姐劳务输出到东萨摩亚岛，弟弟在外地打工，家里的一些田地活全靠母亲和葛亚玲两人。11月，正是掏蕃薯、割稻的小农忙季节，家里的田地活儿靠葛亚玲的母亲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所以站里让葛亚玲回家多干点活。可葛亚玲说，两天就够了。来去的路上各占去两个半天，其

实葛亚玲在家的时间仅有一天。11月3日那天，她便回站里上班了。

根据安排，11月4日那天恰逢吕安根休息。对于吕安根来说，说是休息其实与工作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是比工作还要忙碌、艰苦、紧张，因为吕安根总是利用休息日出门搞宣传、拉存款，其区别大约就在于工作是在站里休息不是在站里而已。这天也一样，吕安根早早起来，在把站里的事情托付给葛亚玲和胡军松两位年轻人之后，自己便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拉存款了。

葛亚玲与胡军松相对而坐。整个上午都很空，仅有一位顾客来取走一笔约2000元的存款。其他时间，葛亚玲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认真地练着算盘。金融系统的算盘特小，拨起来特艰难，特需要心灵手巧。可葛亚玲坐在那里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少女特有的纤弱的手指与那小巧玲珑的算盘珠配合得那样自然默契，仿佛是受了葛亚玲的感染，算盘珠也像是有灵性似的，在她的手下跌荡跳跃，灵活自如，发出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响声。葛亚玲时而蹙眉，时而含笑，乳白色的算盘珠上留下了她闪亮的斑斑手泽。倒是胡军松好动，时而翻几页书，时而抬头看看葛亚玲专心致志的样子，时而又忍不住与之搭几句。葛亚玲告诉胡军松，1日上午回家时到过在梅林工行办事处工作的同学处玩，2日上午在家里干活（割稻）。说完，她挺挺腰。已近一个月没回家干活了，能吃苦耐劳的葛亚玲此时也显得有些腰酸背痛。胡军松说，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呢？葛亚玲说，站里也忙，吕叔叔（吕安根）要经常下村走户拉存款，我怎么能在家待得住呢？

约9时半，胡军松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在桥头胡的一个朋友打来的，要他中午回去吃午饭，下午还有点事情。虽然那天不是胡军松休息的日子，但胡军松想这朋友也不是一般的朋友，情面难却，便决定上午下班后即去。好在吕安根上午拉存款就在汶溪周本村，中饭他要回到站里来吃的，到时便向他告个假吧。

10 时许，葛亚玲要去买菜，问胡军松：“你中饭在这里吃吗？”胡军松说：“不吃！”葛亚玲就去街上，买她与吕安根中午吃的菜。

通常情况下，他们三个人的中饭是在站里吃的，他们每人每月先拿出 50 元，月终再结算一次，多还少补。因为葛亚玲是三人中唯一的女性，她自然承担起买菜烧饭的任务。说是“街”，其实在汶溪周村是没有街的，只是有几个卖时令蔬菜的摊贩，名贵的蔬菜因一般的村民吃不起而缺失，但一些诸如青菜豆腐之类的家常菜则四季常新。

10 时半，吕安根拉完存款回到站里，见葛亚玲不在站里，便问：

“小葛呢？”

“买菜去了。”

“吕主任，我下午家里有点事，想请假。”

“那你去吧，反正我也空着。”吕安根爽快地回答。

不久，葛亚玲也买菜回来，并开始着手清洗。

“中午吃什么？买来什么好吃的？”

顽皮的胡军松随即跟进厨房，问葛亚玲。

“喏！”葛亚玲对几个放在水泥搁板上的塑料袋一指，半嗔半笑。

胡军松随即把塑料袋一一打开“检查”，发现是一方豆腐、一只花菜还有一点榨菜头，不禁眉头一皱。

“怎么这么差？”

“反正就我们两人，随便吃点算了。”

要是胡军松在站里吃，细心的葛亚玲会买些好一点的菜；现在只剩下吕安根和葛亚玲，葛亚玲也深知吕安根节俭的秉性，便将就着买来这些了。

约 11 时缺 5 分，胡军松听见斜对面协成电子有限公司的下班

铃响了（他说协成公司的钟可能略快一些），他便向吕安根与葛亚玲道了声别，走出信用站大门，乘上一辆从大佳何方向开来的中巴车，赶回桥头胡吃午饭。（他事后说他出来时，没有发现信用站附近有什么异常情况。）

这一去，使胡军松免遭了一场劫难，或许也是一场成为英雄的机遇。虽然出于偶然的因素，但说起来，很多人，包括胡军松的亲人和朋友，包括那天邀他回去吃中饭的朋友，都为之庆幸，似乎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助之，使之死里逃生；虽然这种庆幸之中，包含着某种说不出的因素。倒是胡军松自己，并不因此而显得庆幸不已，感慨不已。事隔近一年，当笔者到胡军松新近的工作单位——桥头胡信用社综合市场办事处采访他时，胡军松依然对近一年前的那场血灾记忆犹新，依然对两位死去的同事深感痛惜。他始终不相信两位日日相对、活生生的同事说没就没了，他总觉得他们还活着，不过是与他们换了一个工作地点而已。他的眼前还时时浮现起吕安根那敦实健康的身板和葛亚玲那羞涩温文的笑容。当笔者问他，当你也在现场，面对歹徒的屠刀，你怕不怕，他说：“我会拿起厨房的菜刀反抗，不会让歹徒如此猖狂的！”

胡军松看上去单薄、瘦弱，但年轻小伙子骨子里蕴藏着的那份血气，毕竟令人感动。按胡军松的说法，如果他不回桥头胡的话，他肯定是在营业室，葛亚玲在厨房的；这样至少可以不使歹徒二对一把葛亚玲和吕安根逐一杀害的。

3. 乘虚而入

三个在汶溪周信用站对面狭弄口的陌生人便是此起抢劫杀人案的制造者：李敏杰、周运文和杨琦坤；另有一名为他们作案提供交通工具的便是南京市出租车驾驶员徐文。此刻，他与他的“苏A”桑塔纳轿车被李犯安排在距汶溪周信用站100米左右地方，车头

朝向象山方向，徐文坐在驾驶室内待命，一旦抢劫成功，便可迅即逃跑；车的旁边有一条农村中常见的石子路，通向村里。作案之前，李敏杰等人对逃跑路线等都作过详细的勘察。其实汶溪周信用站用作门面的是它的后大门，紧靠象西线公路；而它的前门紧靠民居，门前仅有一条石子小路相通。诡计多端的李敏杰经考察后认为作案后从前门突出，沿石子小路经民居逃跑更有隐蔽性和安全感，所以把那辆轿车停在石子小路与象西公路衔接处。

三名案犯是上午10时从梅林抵达这里的。此前他们在11月3日下午对汶溪周信用站作过详细的考察。就作案时间、相互分工、作案的手段以及作案后的逃跑路线都作了详细的预谋。抵达汶溪周后他们先在路边一家小店买了四碗面条充作早餐。在就餐过程中，李、周、杨三犯用普通话再次对作案方案进行了协商。不知是因为惊惧还是因为什么，周运文的那碗面条吃不到一半便剩下了，他颤抖着手放下了筷子，面孔胀成猪肝色；因为自己没有落实到实质性的作案任务，杨琦坤显得有些大大咧咧；李敏杰吃完面条后把筷子往桌上狠劲一拍，显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三名歹徒在狭弄口一面假装在地上画着什么，一面用眼睛紧紧地盯着信用站大门口，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里，以至于张杰三人站在自己背后都浑然不觉，直至张杰与他的朋友说了一句什么，李敏杰才悚然一惊，抬起一双惊惧参半的眼睛看了他们一眼。好在他们很快就离去，张杰也骑着摩托车走了，三名歹徒才按下怦怦直跳的心，把目光重新投注到对面的大门口。

对面很静。看不出平常金融单位人进人出的忙碌的样子。毕竟是村级小站。虽然门前的公路上大客车、面包车、货车及农村中常见的小四轮穿梭不断，但行人很少。村民们忙于下地落海，工人们忙于打工，即使是有此空闲的妇孺，也集中到村中的僻静处闲聊或玩耍，谁能到这充满汽油味和尘烟味的公路上闲窜呢！

他们蹲在狭弄口整整覬觎了近一个小时，发现没有一个顾客

或旁人进入到店里办事或串门。

10时30分,吕安根回到站里。

10时55分,胡军松从站里出来,乘上一辆中巴车走了。

期间葛亚玲出去买过菜,因是从前门走的,他们没有发觉。

近11时,吕安根从站里出来,手中握着一个可口可乐瓶,向斜对面的桥头小店走去。

站里只剩下一个人!且是一个黄毛丫头!

机会来了!

像伺机已久的野兽猛然发现猎物出现,他们迅即向信用站扑去。

一场惨绝人寰的血案,就这样发生了。

二、壮烈殉职

1. 这一切本该是多么美好

葛亚玲在厨房里烧菜。

厨房紧靠象西公路。除了路过的车辆把厨房的一块已经松动的窗玻璃震动得卡拉拉作响之外,周围的一切都很静,仅能听到挂在营业厅墙上的那只石英钟发出的噤噤嚓嚓的走动声。

那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的纤细、扎实而又有规律。就像自己走过的路。从一个童蒙未开的稚丫头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从一个说话都要脸红的学生到信用站职工……

她清楚地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节课时,她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三桌的位置上,拿一双清澈的眼睛瞪在黑板上,看着老师在那里写下“北京天安门”那五个清秀的字……

她也清楚地记得读初中三年级时,她的一篇作文被那位嘴唇上刚长起茸毛的男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上朗读时,她的头嗡的一声,像一股血流往上冲,她第一次感受到那混杂着惧怕、害羞、又兴奋的滋味……

她也清楚地记得在自己任宁海第三职业高中图书管理员时,她每天巡行在一排排的书架间,巡行在一个个她从小就充满向往

与敬慕的伟人之间，吸着书香，品着书味，感受着蕴藏在字里行间的
那些人类文明的精华，她骄傲得仿佛像一个将军，又像一个公主

.....

她也清楚地记得，10月6日，当她用自己有些纤弱的手，握紧
那支笔杆上饰有兰花的碳素钢笔，在那聘用合同书上，签下自己的
名字时，那一份既凝重又兴奋的感觉；她知道，她签下的，是她对这
份职业的承诺。

从煤气灶上发出的纯蓝色的火焰，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翩
翩起舞，在轻轻地吻着锅底。放在锅里的豆腐汤，在火焰的舞蹈下，
开始不断地冒出气泡；切成方块的豆腐也开始不断地翻着身子，一
股香气从锅沿溢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盆花菜已经炒好了，此刻正盛在一只白色的
瓷盆里，瓷盆放在同样是白色的贴有瓷砖的灶边的搁板上。淡黄色
的花菜，碧绿的葱花，乳白的热雾在上面氤氲……而在它的旁边，
是一块栗木砧板，一株白咸菜已被切成均匀的碎段待炒，旁边放
着一把菜刀，刀口静静地朝向咸菜……

这一切本该是多么美好。本就文静的葛亚玲，在紧张的工作之
余，能拥有这宁静的富有生活情趣的一刻，她是多么满足！她时而
静静地凝视一会那纯蓝的火焰，时而看看正在锅里沸滚的豆腐汤，
时而又想想自己的心事……

其实葛亚玲是没有什么心事的，要说有，也只是工作和家里的
事；工作上怎样尽快熟悉业务，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家里
怎样减轻母亲的劳动强度，让父亲的身体尽快好起来；而作为这个
年龄的女孩子所特有的心事，她则没有，且不想有。虽然于朦胧中，
她也揣想过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和未来的家，但她总觉得，自己
还小，还刚走上社会，还刚刚自立，而且这一份工作，来之不易，她
只能全力以赴，不能辜负信用社领导和家人朋友对她的期望。石
英钟继续在噼噼啪啪地行走。已近11时了，吕叔叔怎么还不回来